

古典文学精品《浮生六记》，是清代著名作家沈复的名作，备受林语堂、俞平伯等大家的推崇。全书以自传的形式，将其一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生动地记叙下来，文笔大胆，文辞绮艳，读之令人回肠荡气。书中细腻地描述了秘而不宣的闺房之乐，生死不渝的伉俪深情，详细记载了他在海外异邦的奇闻逸事，还汇集了儒道佛三家的养生秘诀……

《浮生六记》部分内容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并曾被香港特区教育部门指定为中学生的课外必读书。

浮生六记

〔清〕沈复著 邓时洁校注



双色图文经典（第二辑）

〔清〕沈复著 邓时洁校注

浮生六记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贾兴权 李 莉 装帧设计：泽 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六记 /（清）沈复著；邓时洁校注.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9

（双色图文经典丛书 第2辑）

ISBN 7-212-02066-4

I. 浮… II. ①沈…②邓… III. 笔记-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 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845 号

浮生六记
邓时洁 校注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099（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溪湖图文制排中心

印 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1/32 印张：6.5 字数：120 千

版 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212-02066-4/G·412

定 价：14.00 元

印 数：00001—15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林语堂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女人？她只是我们有时在朋友家中遇见的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们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愿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午饭，或者当她与她丈夫促膝畅谈书画文学腐乳卤瓜之时，你们打瞌睡，她可以来放一条毛毡把你的脚腿盖上。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宽，或者同到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意陪她参观伦敦博物院，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

因此，我说她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因为确有其人）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非故甚其辞。

她的一生，正可引用苏东坡的诗句，说它是“事如春梦了无痕”，要不是这书得偶然保存，我们今日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生在世上，饱尝过闺房之乐与坎坷之愁。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不过因为这故事应该叫世界知道：一方面以流传她的芳名，又一方面，因为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这故事

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赏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他们太驯良了，所以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两位胸怀旷达，澹泊名利，与世无争，而他们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他们的错，反而值得我们的同情。这悲剧之发生，不过由于芸知书识字，由于她太爱美至于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因她只是识字的媳妇，所以她得替她的婆婆写信给在外想娶妻的公公，而且她见了一位歌伎简直发痴，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簪室，后来为强者所夺，因而生起大病。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她的爱美的天性与这现实的冲突——一种根本的，虽然是出于天真的冲突。这冲突在她于神诞之夜，女扮男装，赴会观“花照”，也可以看出。一个女人打扮男装或是倾心于一个歌伎是不道德吗？如果是，她全不懂得。她只思慕要看见，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丽景物，那些中国古代守礼的妇人向来所看不到的景物。也是由于这艺术上本无罪而道德上犯礼法的表怀，使她想要游遍天下名山——那些年青守礼妇女不便访游而她愿意留待“鬓斑”之时去访游的名山。但是这些山她没看到，因为她已经看见一位风流蕴藉的歌伎，而这已十分犯礼法，足使她的公公认为她是痴情少妇，把她逐出家庭，而她从此半生须颠倒于穷困之中，没有清闲也没有钱可以享游山之乐。

这是她的丈夫沈复，把她描写过实？我觉得不然。读者读本书后必与我同意。他不曾存意粉饰芸或他自己的缺点。我们看见这书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我不免暗想，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样一个人，能引起他太太这样纯洁的爱，而且能不负此爱，把它写成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细腻闺房之乐的记载。三白，三白，魂无恙否？他的祖坟在苏州郊外福寿山，倘使我们有幸，或者尚可找到。果能如愿，我想备点香花鲜果，供奉跪拜祷祝于这两位清魂之前，也没什么罪过，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 Maurice Pavel 的“Pavane”，哀凄楚，缠绵悱恻，而归于和美静娴，或是长啸 Massenet 的“Melodie”，

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悠扬而不流于激越，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适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在我翻阅重读这本小册时，每每不期然想到这安乐的问题。在未得安乐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乐之人，又不知其来之所自。读了沈复的书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痛苦——这安乐，我想，很像一个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心灵已战胜了肉身。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

这本书的原名是《浮生六记》（英译“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现在只存四记（典出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句）。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现在的四记本系杨引传在冷摊上所发现，于1877年首先刊行。依书中自述，作者生于1763年，而第四记之写作必在1808年之后。杨的妹婿王韬（弢园），颇具文名，曾于幼时看见这书，所以这书，在1810年至1830年间当流行于姑苏。由管贻萼的诗及现存回目，我们知道第五章是记他在琉球的经历，而第六章是记作者对养生之道的感想。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书，倘然有这福份，或可给我们发现。

（摘录于西风社汉英对照本林语堂序）



目 录

序	林语堂
卷一 闺房记乐	(1)
卷二 闲情记趣	(25)
卷三 坎坷记愁	(42)
卷四 浪游记快	(70)
卷五 中山记历	(116)
卷六 养生记道	(158)
浮生六记年表	(187)

卷一 闺房记乐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①，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②，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姻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③。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

①乾隆癸未：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

②《三百篇》：《诗经》的代称。《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

③修脯：干肉。十条干肉为束修，学生送给老师的礼物。

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

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

■ 明·唐伯虎（王蜀宫妓图）



○ 唐寅 (1470~1523)，字子畏，一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苏州人。29岁乡试得中解元。

○ 唐寅擅画山水、人物、仕女和花鸟，尤以山水、仕女著称。他的作品气魄雄伟壮阔，造型严谨准确，笔墨精湛高深。代表作品有《山路松风图》、《春山伴侣图》、《落霞孤鹜图》等。

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入之意也消。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①。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姬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啐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廿二日花烛之夕^②，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既揭，相视嫣然。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



明·唐伯虎（秋風執扇圖）

^① 唐代诗人李贺每外出，必背一锦囊，途中想到佳句，即记下投入囊中。李贺年仅27岁而卒。锦囊佳句，暗含李贺事，故说“夭寿之机此已伏矣”。

^② 乾隆庚子：乾隆四十五年（1780）。



■ 明·唐伯虎《吹箫仕女图》

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娘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

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谓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廿四日为余姊于归^①，廿三国忌不能作乐，故廿二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②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

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

①于归：出嫁。

②拇战：划拳。

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

伴娘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曦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而欢娱易过，转睫弥月。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迓，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

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



明·唐伯虎（嫦娥执桂图）

去经心！”

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姣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快快。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而遣余暂归，喜同戍人得赦。

登舟后，反觉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



■ 明·唐伯虎《牡丹仕女图》

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意也^①；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稟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

余曰：“《国策》《南华》^②取其灵快，匡衡刘向取其雅健^③，史迁班固^④取其博大，昌黎^⑤取其浑，柳州^⑥取其峭，卢陵^⑦取其宕，三苏^⑧取其辩，他若贾、董^⑨策对，庾、徐^⑩骈体，陆贽^⑪奏议，取资者不能尽举，在人之慧心领会耳。”

芸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彀；唯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

① 语出《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取委命运、自得其乐之意。

② 即《战国策》、《南华经》。

③ 匡衡：西汉经学家，能文学，善说《诗》。刘向：西汉文学家，著有《新序》、《说苑》等。

④ 史迁：即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著《史记》。班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著《汉书》。

⑤ 昌黎：即韩愈，唐代文学家。

⑥ 柳州：即柳宗元，宋代文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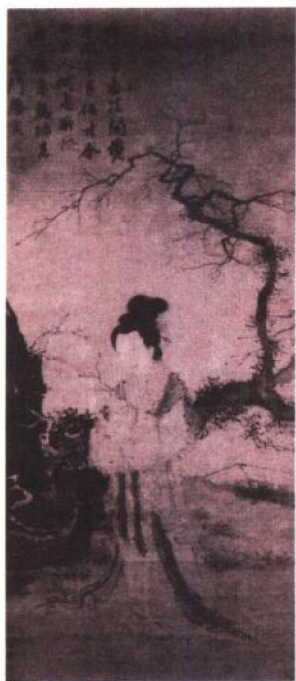
⑦ 卢陵：即欧阳修，宋代文学家。

⑧ 三苏：指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皆为宋代文学家。

⑨ 贾、董策对：指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及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策对。

⑩ 庾、徐骈体：庾信和徐陵的骈体文。庾、徐皆为南朝文学家，善骈体文，时称徐庾体。

⑪ 陆贽：唐代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曾作奏议数十篇。



■ 明·唐伯虎《杏花仕女图》

余曰：“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①。卿爱宗何人？”

芸发议曰：“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

余曰：“工部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

芸曰：“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

余笑曰：“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

芸笑曰：“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②，时感于怀，未尝稍释。”

余曰：“何谓也？”

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

余笑曰：“异哉！李太白是知己，白乐天是启蒙师，

①指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李白又号青莲居士，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下文李青莲、杜工部亦指二人。

②唐诗人白居易，字乐天。

余适字‘三白’，为卿婿。卿与‘白’字何其有缘耶？”

芸笑曰：“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吴音呼别字为白字）相与大笑。

余曰：“卿既知诗，亦当知赋之弃取？”

芸曰：“《楚辞》为赋之祖，妾学浅费解。就汉晋人中，调高语炼，似觉相如为最^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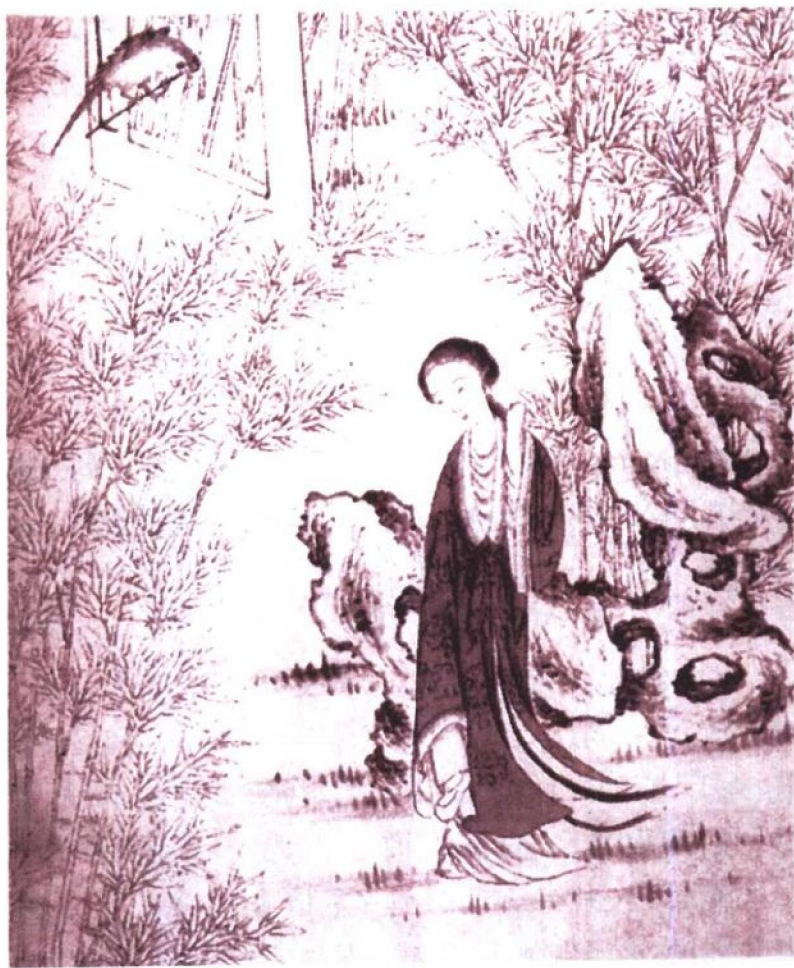
余戏曰：“当日文君之从长卿^②，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复相与大笑而罢。

余性爽直，落拓不羁；芸若腐儒，迂拘多礼。偶为披衣整袖，必连声道“得罪”，或递巾授扇，必起身来接。余始厌之，曰：“卿欲以礼缚我耶？语曰：‘礼多必诈’。”余两颊发赤，曰：“恭中有礼，何反言诈？”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虚文。”芸曰：“至亲莫如父母，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戏之耳。”芸曰：“世间反目多由戏起，后勿冤妾，令人郁死！”余乃挽之入怀，抚慰之，始解颜为笑。自此“岂敢”“得罪”竟成语助词矣。

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内，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问曰：“何处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见之者。实则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始以为惭，继成

①相如：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词赋家。

②相传西汉富商之女卓文君为司马相如的琴声所动，两人相爱私奔。



■ 清·改琦《红楼梦图》

● 改琦（1774 ~ 1829）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其先祖是西域（新疆）人，回族，后侨居松江。

● 改琦的仕女画，称妙一时。流传作品有《扑蝶图》、《清趣图》、《青衣换琴图》等，他的作品落墨洁净，设色清雅。